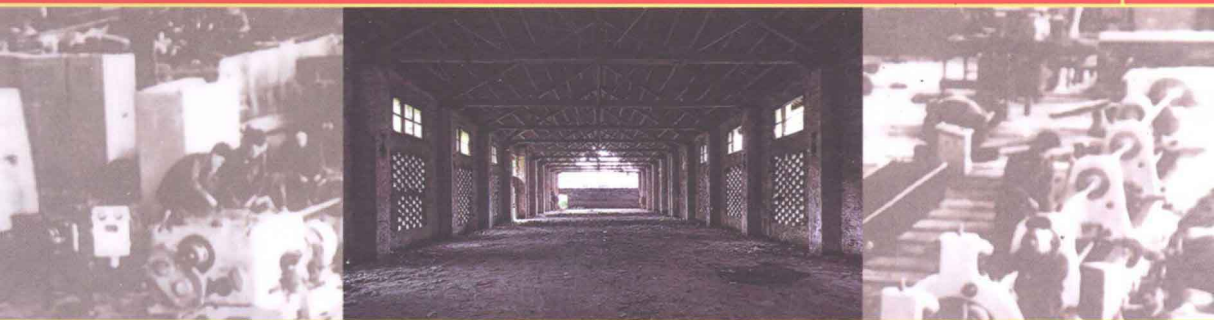


军工

JUNGONG WANGSHI



往事

萧霖 著

下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军工

JUNGONG WANGSHI



往事

萧霖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工往事 / 萧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221 - 09597 - 8

I. ①军…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8929 号

军工往事

萧霖 著

责任编辑 / 陈荣 阎循平

封面设计 / 阎循平 陈电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印 制 /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47

字 数 / 89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9597 - 8

定 价 / 68.00 元(上、下册)

第四十二章

210 厂开始了庄剑青的时代。

庄剑青接手的仍是一个棘手的摊子。公司历史包袱沉重,设备老化陈旧,到上一年底,累计亏损近亿元,一半车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刚上任的庄剑青跟总会计师把那点家底抄了个底朝天,就算是他再能沉着应对,对着四面楚歌的统计数据也不由倒吸了一口气,疮痍满目的破碎山河把终于坐上董事长龙椅的得意和喜悦冲得干干净净。不是不努力,而是越努力死得越快越惨。当着全体班子成员庄剑青无奈地叹道,“这两年我们勒紧裤带上 MT8、五十铃项目,‘泰山’和‘黄山’型号被国家吹了集结号不说,还让我们每一次的投入,每一次技术改造,好像是在脖子上套了一根粗大的绞绳,被到期必须偿还的本息勒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这届班子如果不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10 就永远走不出这个找死的怪圈。”

不但如此,210 这个一万多人的大企业,一线生产工人才两千多人,人才缺乏却又养了很多无一技之长的冗员。建厂时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其社会职能一应俱全,这些非生产单位成为沉重的包袱,每年都要公司倒贴。从宏观形势看,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而大型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却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局势异常严峻。不足 38 岁的庄剑青在这个时候出任公司一把手,自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庄剑青上任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干会,就摆出了励精图治从严治厂的姿态。

会议室黑压压坐着公司的精英们,石仲麒处理事情来晚了,见一分厂的厂长在会议室门外探头,问,“咋不进去?”一分厂厂长小声说,“今天他第一次主持干部会就迟到,是不是显得不给他面子?”石仲麒说,“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快进去。”

会议室坐着近三百号人,两人溜进去要坐下,正讲话的庄剑青看见了,盯着他俩,“李厂长,石厂长,知道几点钟开会吗?”石仲麒老实地说,“知道。”李厂长资格老,当分厂副厂长时庄剑青还是人事处的干事,笑着说,“忙公事,来晚了。”庄剑青盯着他俩看了足足有半分钟,才放过他俩继续发言,两人背上汗都出来了,低头狼狈地找座位坐下。

“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质量问题,一个作风问题。质量问题实质上也暴露出我们的作风问题,等下安民同志重点讲质量问题。我主要讲作风

问题,我们的管理和工作作风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几点。

一是个人主义当头,置公司大局于不顾。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首先要对国家资本负责,这是经营者的经营道德。现在一些单位的领导碰到我就说,我要对得起我手下的几百人,就是不讲如何对公司负责,对国家的资本负责。有的单位借加强管理之名,收取费用不上交公司财务,账外经营,私设小金库。还有的同志喜欢拉帮结党,想干什么?大概只能是营私。公司下请上,内部勾兑盛行,什么原则正义,规章制度,酒一喝都不要了。我们的 MT8 燃机列入“双加”项目,做了很多工作,工行才破格给我们贷了3000万,可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公司现在非生产用车已达300辆,价值2000多万元。车越来越高级,公车私用简直成了风气。有些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杀鸡取卵,只管自己出政绩,不顾公司百年大业……

工作作风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令不行,有禁难止,言行不一……

第三,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上任不久,但我深刻地感到在我们公司,没有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不严格管理,遇到质量问题就忽悠糊弄。不讲诚信、不负责任、争功诿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习惯,甚至到了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的地步,极大地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和形象……”庄剑青语气严厉,石仲麒低头一直在笔记本上作记录,这倒不仅是一种巴结的姿态,而是他作为分厂厂长,回去还得传达贯彻公司会议精神。

庄剑青犀利的语气让下面坐着的中干如坐针毡。关云鹏当一把手的时候,唱主角的不是他,骂人也轮不到他,没想到现在他主政了,讲起话来比关厂长还要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虽然训人,眉头却从来不皱一下,照样眉舒眼展的,却是不怒自威。只听他继续说道,“干部职工队伍抓不上去,一切都是空话。今后,对不合格的职工,解决的办法主要不是靠教育,靠开会,我没有那个时间,也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对不合格的职工,只有一条路,下岗、淘汰。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了开会反复讨论,反复做思想工作,反复向职工代表解释,他们怕呀,怕评先进的时候别人不投他票,怕民主测评头上的帽子掉了。不是所有工人都明白企业该怎么搞,如果那样还要我们企业家干什么?

一季度马上就快过去了,各分厂都要抓紧下季度的生产任务,对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要严防死守。在座的,尤其是我们的分厂厂长,是公司的重要将领。大家要明白,不管是过去的型号试制,还是现在的燃气涡轮,都不是只靠哪个分厂就能干出来的,它是一种资源的整合,必须通力合作,以大局为重。这里我要表扬石仲麒同志,接到公司动力涡轮试制任务时,他的分厂正干民品A牵。A牵是见效快效益好的产品,是他好不容易才跑下来的订单。他跟我说过,为这个项目他的鞋跑烂了三双。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他们毫无怨言地立即撤下A牵,换上了暂时看不到效益的燃气涡轮。事后耐心对客户解释,加上良好的信誉和关系,今年人家还是给

了他活干,合同额还增加了。

我强调一下,以后开会务必准时。干航空发动机的要有比别人更强的时间观念,大家还记得前几年公司因为晚一天交付零部件被美方罚款的事。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要请假,安排人来替代。没请假迟到,扣除当月奖金。”庄剑青说到这里下面一阵轻笑,连挨批的石仲麒也忍不住笑了,公司好长时间没发过奖金了,连中干的工资都停发过。庄剑青醒悟,“噢,扣奖金就算了。今天迟到的两个分厂长,记住了,下不为例。”

庄剑青讲完,孙安民通报了几起质量事故,强调要狠抓质量。齐昆讲了各支部要组织学习新班子的思路,严格管理,整顿作风。最后纪委书记通知各单位,凡有“自留地”的,必须报公司计划处登记备案,纳入财务统一核算。各分厂长心里都有小算盘,工资总额每年由财务处核定,那点管理费连办公费、差旅费都不够。这年月哪个分厂没有自留地小金库?逮着算倒霉。

石仲麒在会上先是被狼狈展览,又被高调表扬,然后又被点名批评,像是在高温炉里热处理后马上又丢到冷水里急冷淬火,散会后便被大伙调侃打趣。

庄剑青刚当总经理,如同刚进厂就被招女婿一样,关心他的人还真不少,热心出谋划策的人也挺多。这里他刚出烟雾腾腾的大会议室,一群热心的离退休老干部们已经在楼下坐着等他了。庄剑青跟孙副总在总军代办公室刚说了几句,秘书进来说,“庄总,来了十几个老同志,想找你谈谈。”庄剑青吩咐说,“把小会议室打开,请他们进去先坐会儿。我马上过来。”

庄剑青下楼到小会议室,进去就拱手道歉,“对不起,让老领导们久等了。本来说过几天去看老领导们的,我这个晚辈该检讨。”来的这些都是离退休老干部,有抗美援朝扛过枪的,有南下的,资格最老的参加过长征,须发银白,拄着拐杖,打头的就是当初曾劝庄剑青不要去海南搞资本主义的崔副书记。庄剑青看了一下,还好老丈人没来。

这些老领导就是联名给部里写信要求让庄剑青当总经理的,庄剑青哪能怠慢,跟秘书说,“你去我办公室把总军代送的那盒龙井拿来,请书记也来。”一面又致歉。老干部通情达理地说,“小庄,你忙,我们知道,能理解!210这个家可不是好当的,你这肩膀上是扛着两座山啊!我们合计了一下,来给你出出主意,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很想给这届班子献策献言,发挥余热呀!”庄剑青再次感激,祝岫云进来忙着替老干部们把龙井沏上。庄剑青当了总经理,祝岫云比他还称心如愿,热情地替老干部们泡茶,弱水三千,终于也替庄剑青把杯子倒满,内心的幸福溢出心房。心想要能一直这样替他倒茶,听他讲话,发不起工资也认了。

老同志们很关心地说,“小庄啊,听说现在发工资都很困难了?眼下厂子这么困难,我们吧觉得应该发扬传统精神,像战争年代那样,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不搞

特殊,这样才能走出困境。”庄剑青见老同志们样子像是商量好了要辅佐自己,说,“感谢老领导们的关怀。我刚上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把职工团结在一起,形成凝聚力,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老领导们有什么建议吗?”老干部们就差这一问,说,“我们商量了一下,给班子出个主意。困难时期嘛,应该采取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不管是什么职务,都拿一样的工资。比如说一个月150元,那就从厂长到党委书记都拿150元钱,一碗水端平。”

“对!这样大伙儿气就顺了,职工群众也不会骂厂领导了。大伙儿齐心协力,干群一致,一定能把咱厂子搞好!”老干部们激动地说。齐昆也来了,热情寒暄后在庄剑青旁边坐下,任何时候,这些建厂元勋都是不能怠慢的。书记老总重视,老领导们很满意,龙井茶也喝出了味道。庄剑青骨子里很看重领导的表率作用,他现在还住在十几平方的平房里,就是觉得自己以身作则,吃点亏工作好搞,说得起硬话,所以老干部的建议他一下就听进去了。齐昆没表态,庄剑青神情激昂,“有道理!平均一百八,有利于形成凝聚力,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这天晚上正好跟宁珏回老丈人家,庄剑青便跟老丈人说了老干部提建议的事。老丈人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庄剑青说,“我听说给部里写信反映情况是崔书记领的头,他是最积极的,你们平时关系是不是很好?”老丈人说,“很一般,工作上也没怎么打过交道。他不是沈阳过来的,是后来从哪儿调来的。”庄剑青感慨地说,“我还以为你跟他关系很好呢,这些老同志对我真是很好,很关心。”

很快,38岁的厂长庄剑青铿锵有力地颁布了上台后的第一条新政:不论职务高低,不论工人还是管理人员,人均月工资一百八。不光因为厂里困难,他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一下新任总经理是高风亮节的,是有牺牲精神的,树立一下高大形象。厂报孟蕾出了两期厂报配合庄剑青的战时共产主义分配政策,厂办的乔晓刚找到孟蕾说,“我给你写了篇稿子,要不要?”

孟蕾说,“要,咋不要,欢迎来稿。”孟蕾接过来一看,乔晓刚写的是篇表扬稿,标题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乔晓刚这个人向来有点儿乔,有点儿刚,很少说别人的好,一说就是挑剔指责,连对他的妹夫石仲麒都是这样。所以孟蕾倒有点惊讶,觉得乔晓刚写表扬稿是坐在磨盘上想转了。孟蕾把乔晓刚的这篇文章放在厂报头版登了,还给了乔晓刚十块钱稿费。

对庄剑青推行的新政,绝大多数职工都很拥护,一碗水端平,厂长书记都拿一百八,职工还有什么说的,没意见了!共产党的干部又回来了!不过私下里说这个政策顶个屁用的也有,蒯柏川就是一个。现在时兴在茶楼喝茶,去家里串门少了,但这个一百八的政策出来,蒯柏川觉得不去跟石仲麒发一通牢骚他简直要憋疯了。

蒯柏川去到石仲麒家,石仲麒和汤明明都在。他去了就一双眼睛四处乱看,见小卧室里一套被盖,大卧室又只有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心就疑起来。汤明明洗了

水果和刀子放在盘里，给蒯柏川沏了一杯毛峰，扯了几句闲话，说，“你们慢慢说，吃水果啊。”然后就进小卧室去了，还把门也掩上了。蒯柏川悄悄问，“咋，看这样子你两个都分居了啊？”石仲麒苦笑一下，默认了。

石仲麒儿子丢了后，蒯柏川发动公鸡和铁头把星洲的人贩子组织都问遍了，没音讯。只说丢都已经丢了，时间久了，伤口也就愈和了，没想到两口子竟为这事分居了。蒯柏川着急，“哎，要不要我出马替你劝一下？给汤明明做点工作，我的话她还是要听。”石仲麒没好气地说，“谁要你劝，管你自己的事，别替我操心。”蒯柏川破天荒地没有吭声，石仲麒唯一的弟弟牺牲了，才多久，独生子失踪，现在婚姻又出现裂痕，人生不顺到这个地步，他实在笑不出来了。

蒯柏川换了话题说，“剑青居然听老干部的，制定出这种瓜撮撮的政策。以前他还跟我说要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咋刚当了一把手就变了？我看他是不栽跟斗学不到乖，人人都拿一百八，没差别没竞争还搞个屁的企业。老干部的话都听得啊？要听他们的，现在买米还要粮票，买油还要油票，猪肉定量供应，电视机都还是黑白的。”

“困难时期，特殊情况，也许顶用，不顶用剑青也不会采纳。他总比你我智商要高。”石仲麒淡淡地说，自从儿子丢了，家里的气氛就不好，他生不出谈兴。蒯柏川说，“我才不管，我那儿赢利，老子要给我底下的人发钱，不然谁肯给我卖命。都领一百八，凭啥我要这么辛苦？人不一样，钱倒要拿得一样，日怪！你说老子和秦自立比，我们的智商相差多少，如果我跟他龟儿子拿的钱一样，对老子是不是很不公平？所以这种看似公平的政策，实际上是最不公平。”

石仲麒没好气地说，“妈的，你给谁充老子哩。”蒯柏川坐一会儿要走，石仲麒送到宿舍大门外，蒯柏川抓着石仲麒的胳膊说，“兄弟，振作点！跟自己老婆有啥别扭，听我的，今晚上就把铺盖搬到汤明明床上去，她不让你上床，把你一脚踹下去，你爬起来吭都不要吭一声，再往上拱。两条，第一女人要哄，第二男人不能太爱面子。自己的老婆，你跟她还讲个啥自尊，讲个啥气节？她让你跪搓衣板，二话不说你就跪，她要打你就承到，随便她咋个打，汤明明有几两劲？她又不是一丈青扈三娘。说一千道一万，赶紧再生个儿子才是真的。再好的儿，丢都丢了，要面对现实。你两个再这么各睡各的，你娃把芒种都误迷了。”

宿舍门口不时有人进出，石仲麒几乎是央求地让蒯柏川骑上自行车赶紧走。蒯柏川捏着刹车不肯走，“我今天是骑车来的，我有辆进口车，上下班都是司机接送，连剑青都要蹭我的车用。我接触的都是全国各大冰箱厂的经营副总，销售部长，连个好车都没得，要得锤子！有人说我胆子大，老子胆子大就是把企业规模做大。只要没往自己腰包里揣，怕个逑。”石仲麒的分厂已经赢利，不过他就是挣了钱，也没有蒯柏川的胆量，先买个车自己坐上。

蒸发器厂自从蒯柏川当厂长后,规模迅速扩大。蒸发器还是当年庄剑青跑下的销售市场,现在是青岛利勃海尔蒸发器的供货商。因为看到预期的效益,蒯柏川上任不久就买了一辆进口车接送客户,现在蒸发器厂赢利,这辆车也就成了蒯柏川的专车。蒯柏川的爱人在单位买了房子,他家离厂比较远,所以上下班都由司机接送,职工见了很有意见。

齐昆正在办公室跟人谈话,乔晓刚跟七八个职工代表一起来了,是来提意见的,说“蒸发器厂的蒯厂长天天坐进口车上下班,职工都有议论,都非常反感。他一个大集体企业的厂长,凭什么要搞这样的特殊?”

齐昆桌上正有几封职工来信,其中有一封是一个离休老干部写来的,都是表示对蒯柏川坐公家的车上下班感到义愤。齐昆说,“你们不要只看到蒯厂长坐进口车,也要看到他辛苦的时候。蒯厂长家离厂区远,坐坐车有什么不可以的。”

乔晓刚一向敢仗义执言,当着书记也是一样,说,“厂长坐进口车,就是搞特殊化! 210 的干部要都要像他一样,职工怎么办? 我看厂里就应该没收他的车,充公,让他天天踩自行车上班,看他还洋不洋。”

庄剑青正好到齐昆办公室来,听了乔晓刚的话,摆出右手握左手压在小腹上的招牌姿势,毫不妥协地说,“蒯厂长非常辛苦,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干,他家离厂区比较远,他厂里有一辆进口车,是为接待客人用的,司机觉得蒯厂长很累很辛苦,所以就开车接他上下班,战争年代干部还骑马呢。就因为这件事,大家就议论纷纷,很有意见,看见蒯厂长坐进口车,你们心理不平衡,为什么呢?”

乔晓刚坚持地说,“庄总,不是我们心理不平衡,是大伙儿都对他坐车有意见。现在大家都拿一百八,凭什么他要坐进口车上下班。”

“企业赢利厂长坐车你们有意见,企业亏损厂长骑自行车难道你们觉得更好? 蒸发器厂从一个联营企业办到今天的规模,一年要给厂里交上百万利润,我看这车蒯厂长坐定了,非要让他坐不可。谁有本事像他一样也可以坐,公平得很。你有本事干得比他好,我可以马上罢免他,换你来干。”庄剑青说着看着齐昆,“我说这个车就该老蒯坐,等到老蒯坐舒服了,以车代步习惯以后,没车坐就很难受的时候,他就得认认真真地干,因为干不好就没车坐,对不对?”

虽然庄剑青当着几个职工代表态度强硬地帮蒯柏川说话,其实他是外强中干,这段时间他几乎是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心里那种挫折感简直难以言说。庄剑青下午去市里开会刚回办公室,秘书说部里航空报的袁公博来了,正要去招待所见袁公博,俞志航跟季东到他办公室来了。俞志航一见就诉苦说,“庄总,工装设计没人做了! 刀具室和模具室几个年轻工程师串通好了想集体跳槽,试验工段的一个七级车工被乡企挖走了。还有数控加工中心一个高工也想调走,计算站的一个高工已经被一家企业以月薪一千聘走。”俞志航说着补充道,“王磊也在挖我去他那儿,

一月1500元。”

“你想去？”庄剑青问。俞志航否认他想离开工厂，抓住机会跟庄剑青表忠心，没想到季东却说，“庄总，我想走。”庄剑青听了有些惊讶地看了季东一眼，心里马上升起一种挫败感。

季东比他晚进厂三年，一进厂就在干部科，是他的部下，后来又跟他在海南跑，去繁县打拼，吃了那么多苦都没有动摇过，怎么会才拿了三个月一百八就想走了呢？季东却认真地说，“我想出去自己干，王磊出去了干得挺好。出去的人都混得不错，这三个月我爱人抱怨，说我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够星洲酒店的一个水果拼盘。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贡献不一样，凭什么工资应该拿得一样。”季东直率地说。“庄总，这个政策是个结果公平的政策，真正的公平应该是起点的公平。结果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

庄剑青带着难言的挫败感赶到招待所，部里报社的主编袁公博正在房间，公司宣传部长和孟蕾正陪着他，庄剑青热情跟他握手，抱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开会回来晚了。走，吃饭去，边吃边谈。”袁公博是来采访庄剑青的，想报道一下全系统最年轻的厂长，准备配张照片，秀一秀年轻厂长的风采。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风流人物呢，庄剑青最近头都大了，新官上任头一炮就没打响，成了哑炮。跟齐昆又总是不对劲，不像关云鹏当厂长时一、二把手那么融洽。况且他刚当一把手，扭亏还毫无成效，现在宣传太早。

庄剑青桌上跟袁公博说，“这篇报道千万别写，咱们系统还有几个刚提拔的年轻厂长，年龄跟我差不多，你去写他们吧。”袁公博奇怪道，“我以为你一向很注重宣传啊，怎么，当了一把手，有压力了？”这还用说，庄剑青38岁就掌门这个万人大国企，有明星在他这个年龄还自称男孩呢。

季东想走的话才说了没两天，产研所就报告说他们那里的骨干走了几个，冶金处也有一个研究生走了，连从不叫苦的石仲麒也跟他说，“剑青，再这样平均下去我这个分厂长没法当了，我不想瞒你，这三个月我是拿我分厂长手上的机动费给我的生产管理骨干发了补贴的。蒯柏川在蒸发器厂就是这么干的，不然他那儿的人也得跑光了。”

这下庄剑青被震动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是个很失败也很糟糕的政策。最糟糕的是，这还是他上任后出台的的第一个政策，烧的第一把火。

平均一百八的政策实行到第四个月，庄剑青灰头土脸地到齐昆办公室来了。齐昆看他一眼，甩给他一支烟。前两天庄剑青因为工作上的事跟齐昆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写了辞职报告交给班子，这会儿还锁在齐昆抽屉里。齐昆被他气得吐血，说，“你这个人难道辞职上了瘾？已经辞了三次职还不够，还来第四次？”

庄剑青这会儿好像把前两天的不快完全忘了,坐下掏出打火机点了吸一口,动作纯熟像个老烟客。“老齐,这个平均主义可能搞不下去了,再搞我的处长和分厂长、技术骨干都要跑光了。”庄剑青硬着头皮承认他正面临尴尬处境。“昨天冶金处一个工艺主管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庄总,我到外资去干,到民营企业去干,不管在哪儿,都在这960万平方公里之内,我凭什么在这里拿180元,不出去拿1800元?’本来想通过这个办法提高凝聚力,没想到效果这么糟糕,真是出乎意料。”庄剑青很有些失意地说。

对这个平均主义政策,齐昆在会上提出过异议,但庄剑青相信老干部们的话。再说工厂确实困难,既然老干部们支招,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死马当活马医了。

庄剑青抽完一支烟,在烟灰缸里按灭烟蒂又去抓齐昆的烟盒,“这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这个人均180元的政策实在是糟糕透顶,再搞下去,技术人员都要大逃亡了。我上台不久,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我感到用一种传统的旧的方法来改造一个旧的企业,不但不能够挽救这个旧企业,反而可能加速它的灭亡。我们必须有所突破,必须大刀阔斧地推进真正意义的改革。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痼疾在哪里?我看就在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上!我们必须抓国有企业的这两个关键,推行改革。”

齐昆宽容地说,“你刚上任,这件事就算交学费吧,我也有责任。吃一堑长一智,我看这个月就应该通知财务处重新做工资报表了。”

“没问题,马上通知。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得要想办法把这个资产结构给它改变一下,想办法冲击一下这个旧体制。这个事我们已经做了,广东纳声那边还得积极地跑,跟美国合资立项的事,这个礼拜必须拿下来,争取这个月破土动工,不行直接找省长,特事特办。”

齐昆当初被关云鹏一路提拔上来,很快就当了书记,就是因为看中了他政治上成熟,办事稳重,是个当党委书记的材料。但上面明明已经决定庄剑青是一把手了,齐昆也愿意全力辅佐他把工厂搞好,庄剑青却硬要搞什么民主投票,一二把手之间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和的因子。庄剑青年轻气盛,拿出当年背着蒸发器撞大奔的闯劲,看准的事就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说风就是雨,一刻也不能耽搁。齐昆年长10岁,稳重得多,庄剑青这个一把手做事不按规矩来,让他感到很恼火。比如说报项目,人家政府部门又不是你庄剑青家开的店,你说一周拿下来,就一周拿下来啊!

齐昆按下心中的不快说,“报项目的事,我们总是要求人家特事特办,人家经委都已经提出抗议,说报批项目得讲程序,你们210懂不懂规矩。”

“哪有那么多规矩啊?”庄剑青一挥手,“咱们要干事业,不能被他那些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他要两个月不给我批,我还等他啊。就是我能等,市场也不能等。”

立项,审批,可研、初设评审,这么多部门,没有两个月办不下来,我看这一套繁琐的程序应该给他改革一下了。”

齐昆没好气地说,“庄剑青同志,这是规定,没改之前还得照办。”庄剑青大包大揽地说,“事在人为,把关系搞一搞,一周之内一定拿下。我们利用企业自有土地,又不涉及规划,有什么难的。产研所收入分配改革试点的事,必须抓紧搞,我们两人先统一下思想。”庄剑青的步子迈得实在太快,刚刚搞了人均一百八,马上就要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简直就像休克疗法,齐昆担心职工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庄剑青刚走上领导岗位,最关心的是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说话要算数。意见不一致,别人跟不上他的思想,不理解他的思路,他就着急。齐昆说,“我不是不支持改革,只是提醒你要考虑周全,把各种可能都想到,步子既要大,又要稳。这也是我作为书记的职责。”两人关了门在办公室里争论,声音越说越大,庄剑青还拍了桌子。

刚升了办公室主任的苏洁在外面急得团团转,发愁地跟祝岫云说,“天哪,厂长书记拍桌子瞪眼睛地吵,成什么体统嘛。岫云,要不你去劝劝他们小声点儿?有什么意见心平气和地说嘛,不要吵。”苏洁不知道特洛伊战争就是因美女而起,只想着秀色可餐,也许门缝里伸个美女头进去可以平息战火。祝岫云睁大眼睛看着她抗议说,“苏姐,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

庄剑青跟齐昆闹矛盾,心里也挺不痛快。心想战争年代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哪个政委和司令员闹别扭。四野的林彪性格特别冷峻,不爱说话,据说下属见了他都打抖、怕他,但也没听说政委罗荣桓跟他闹别扭。二野的刘邓也没有闹过别扭。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年代,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打胜仗。输了全都玩完。现在210的情况一点也不比战争年代轻松,商场如战场,一样的刀光剑影,一样的惊心动魄。工厂搞不好,厂长不光彩,书记也一样不光彩。

庄剑青跟齐昆正争执,一个报丧的电话犹如一盆冰水马上浇灭了战火。几个月前还到厂里来给庄剑青提建议的一个离休老同志去世了,这是个南下干部,建厂元老,当过210厂第一任保卫部部长。因为厂里困难,职工医院开不出好药,得了病只在家吃草药偏方,结果中毒,全身浮肿,送去医院第二天就死了。厂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庄剑青和齐昆是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追悼会后庄剑青连夜召开班子扩大会,各分厂厂长和处长都参加了。

现在庄剑青已找到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感觉,气宇从容。“大家都看到了,我上来后推行的这个平均一百八的政策是个很糟糕的政策。这个政策实行了几个月,年轻人,有5年到10年工作经验的几乎都想走。一个企业的中坚力量如果都走光了,那这个企业就没有希望了。说实话这样的情况让我跟齐书记感到心都收紧了。分配问题始终是我们这样的国有企业最难突破的问题,这种局面不打破,企业怎么会有希望?这样一种观念不打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甚至可能是中华民

族,这个民族就会没有出息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过去这套旧框框全部丢到一边去,走一条全新的路。这件事让我认识到,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是国有企业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下决心突破,在产品研究所进行试点。搞科研的,他如果是老做不出成绩来那你可以解聘他。但是,你一旦叫他来这里做的话,你要让他有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相对优厚的待遇。我们在产研所搞试点,那么技术开发人员的收入可以是厂里其他单位的几倍,甚至十倍。我们就是要让产研所的技术人员先富起来,让他们的收入跟贡献切实挂起钩来……”

“对旧体制的另一个冲击就是合资。我们听到一些看法,认为纳声这个乡镇企业就是一帮农民,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军工企业,苏联专家手把手教出来的企业却跟乡镇企业合资。可是纳声已经成功了。他活生生地打败了我们,还打败了很多竞争对手,他成功了,胜者为王啊!他成功必然有他的道理,你不服气不行,对吧?就算他是农民,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庄剑青看着班子成员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有几分激动地说,“当210厂这个家不容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是食不甘味。我成天就想,怎么能保证210厂在我的手里不垮,不但不垮,还要搞好,从吃饭机制转变为发展机制。大家已经知道前几天我们一个老同志去世了,我们去他家,他爱人没有工作,在宿舍区摆馄饨摊,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210厂搞不好,辜负了领导的信任职工的希望,是不忠;离退休老同志辛苦一辈子,因为我们搞得不好让他们不能安度晚年,是不孝。同志们!我们不能做不忠不孝的人,一定要豁出身家性命来把厂搞好!”

齐昆也在会上表态,厂长书记一个声调,班子成员也表态坚决支持改革。产研所的试点正式铺开。

没过两天美国普惠公司的代表来了,住在锦江饭店,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与美国普惠的合作关云鹏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谈,普惠总裁来华,厂里还花一万块钱租了一辆凯迪拉克去接大卫,豪华轿车直接停在飞机的舷梯旁。本来关云鹏舍不得花这个钱,庄剑青坚持说,“一定要花,你连个好车都没有,人家凭什么相信你的实力。”因为这事,职代会上乔晓刚和别的职工代表还提过意见,说讲排场,讲虚荣。1万块啊,就这么打水漂了。工人群众听了没有个不气愤的,骂当官的把工人的血汗钱不当回事。

星洲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想把合资公司拉到开发区去,请美国人去高新区考察。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是炙手可热的新宠,以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庄剑青却坚决不同意把公司办在开发区,最后美方同意把合资公司办在210的围墙内,项目很快就破土动工。

这天庄剑青跟班子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去合资公司基建现场,数控车间已

经建成,总理由美国人担任,将引进一流的设备和管理。庄剑青在现场兴致勃勃地说,“以后我们的现场会可以拿到这里来开,让各分厂都感受一下合资企业全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戴藤帽的施工经理趁机告状,说,“庄总,建合资厂房这块地涉及公司十几个单位的利益,搬迁阻力很大,会上说好限期腾地,但有的单位根本不理。你看到的,废铁管子旧设备都还堆在那里。”庄剑青当即态度强硬地打招呼,“今天相关部门头头都在,我们这算是一个协调会。占地的,不管哪个单位,半个月之内必须搬出去,否则拿乌纱帽来见。”

庄剑青想起齐昆说的话也有道理,政府部门又不是你家开的店,跟计委经委的关系还得勾兑才行。勾兑是个技术活,搞得不好就是行贿,有风险。正想着这事,苏洁进来了,说,“庄总,你有个老乡,在厂门口打电话,说是专程来看你的。”庄剑青一时也想不起来老家会有谁来找他,说,“没问问他是干什么的?”苏洁说,“他说是你老家市政府的。”庄剑青正在想政府,政府就找他来了,缘分啊,心有灵犀,可惜不是本省的资源,忙说,“那赶紧请他进来吧。”

过一会儿苏洁就带了个三四十岁的男人进办公室来,眼睛炯炯有神,鼻直口方,脸堂黝黑红润,反正不管是老家的海风还是西藏的紫外线,脸都没有理由白,可以理解。庄剑青也不认识,倒是客人一口乡音听着亲切,掏出名片给庄剑青,自我介绍,“我在西藏林芝挂职,刚探亲回西藏,路过星洲。听说老家有个人在这儿当厂长,特地过来看看,没想到你这个厂长还这么年轻。”

庄剑青一听这还了得,老家的人特地来看他,感动啊,立刻热情握住客人的手,晃了几晃才放下,问,“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来星洲十几年了,就混了个人熟,有什么事只管说,包在我身上。”客人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你,认认门,老乡嘛。两万人大厂的厂长,你是老家的光荣啊!”说着指着带来的一箱鲜荔枝说,“空运过来的,很新鲜。”这时荔枝在星洲还是个稀罕东西,二十几块钱一斤,还不常有。苏洁早看见箱子外面画着绿叶荔枝,还跟祝岫云在门口探了探,心想待会儿剑青肯定会请我们吃荔枝,一来这东西放不得,吃多了还上火,二来剑青从来很大方,不会吃独食。所以在办公室一说,大家都很兴奋,见者有份。

庄剑青好些年没回过老家,两人越说越靠谱,庄剑青说,“‘文革’的时候,大概六七年吧,我刚10岁,跟奶奶回到县里,武斗打凶了才又到乡下外婆家。在县城的时候,记得我住的地方门口有条江……”援藏干部兴奋道,“对呀,是有条江,我家就住在江对面,你们县城里是一派,我们这边农村又是一派,两边的孩子老干仗……”

庄剑青也兴奋地说,“我们这边一帮孩子拿个鱼篓子,游过江去就扔石块打,那时候都是光屁股下河,我记得那河水也不太深,中间有的地方河滩都露出来。河对面还有个窑,就是农村那种石灰窑,用牡蛎壳烧石灰。我们游过去把对面的小孩打跑了,就在地里挖红薯,在窑里烤着吃。我跟一帮小屁孩说,弟兄们,冲啊,冲过去

有烤红薯吃……”援藏干部说。“你们县城那帮小孩爱下河洗澡,我们不准你们游到我们这边来,你们游过来我们就打……”庄剑青激动地站起来,“那时候我是江这边的孩子王,领着一帮光屁股孩子,经常跟你们打群架……”没想到在星洲转飞机有这样的人生际会,援藏干部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擦了把眼泪也站起来,“哇!我就是江这边的首领啊,你们过来偷红薯,我没少领着人拿石块痛打你们……”说着把庄剑青的手紧紧握住了,这时才是真正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像刚开始那是客套,谁都不认识谁。

中午在招待所请老乡吃了顿便饭,让司机把他送到机场。庄剑青交代秘书把那箱新鲜荔枝送到招待所餐厅大冷柜里冷藏着,苏洁跟祝岫云见庄剑青办公室的荔枝不翼而飞,奇怪了好一阵,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小气了?晚上庄剑青带着秘书去了省经委常打交道的那个处长家,司机把荔枝扛到处长家里,庄剑青忽悠说,“这是我老家的,是我下乡插队那个乡的农民特地给我空运过来的。哈哈,荔枝没啥稀奇的,不过这个荔枝它意义不同,这是当年我当知青时亲手种的荔枝树上结的,你尝尝,挺新鲜。我拿到之后一会儿都没敢耽误,因为这东西特别不能放。”

省级机关的处长什么没见过,比这高级的东西都不稀罕,企业送来品尝试用的东西多了。可庄剑青玩的这一手真把人家给感动了,背后跟人说,“210厂庄总不错,懂感情,人家那是心里有你,想到你,不是拉关系。”这以后庄剑青不管是跟美国普惠还是跟纳声合资上项目,处长都开绿灯,特事特办,帮忙不少。

第四十三章

又是艰难的一年过去了,年底的结果差强人意。因为试制 MT8 没有效益,而石仲麒的分厂承制任务又很重,各项经济指标在公司排名第三。而石仲麒是一心想要当第一名的。不过好在全面超额完成承包任务,可以往家拿钱了。

年初分厂又跟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职工收入跟经济指标挂钩,搞不好别说职工有意见,庄剑青不满意,他自己也没脸继续当这个分厂长,所以石仲麒压力很大。

在石仲麒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汤明明的表现确实让他有些伤心。

从前汤明明对他多好啊。这辈子,对他最好的女人有三个:母亲、晓惠、汤明明。尤其是他跟汤明明结婚几年,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跟汤明明最亲。现在汤明明进出均视他若无物,完全当他透明,虽然照样管他的生活,有时候甚至连他洗澡后换的衣物都替他找出来放好,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却不再有以前那种幸福感,只是为了不停地做事驱赶痛苦。她看着他的眼神,再没有从前的爱意。有一次石仲麒似乎在她眼里看出憎恨,霎时他眼泪都差点出来。

儿子丢了,这个家特别冷清,石仲麒又经常出差,汤明明回到家里,经常抱着儿子的衣服失神地一坐就是一晚上。以前岫云还经常来玩,现在见他们关系不好,岫云也不好来了。见汤明明情绪不好,石仲麒提出来是否让他父母来住一段时间,汤明明却说不需要,如果他父母来了,她还得强颜欢笑。汤明明的话让石仲麒觉得她是爱屋及乌。以前她爱他,所以对他父母也好,现在她不爱他了,连他父母来也不愿意了。石仲麒也不高兴。儿子丢了的事他一直瞒着父母,不来也罢。

前天汤明明因为一封信又跟他闹别扭。汤明明跟他的冷战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怀疑他红杏出墙。开始是汤明明抱怨他不理她,天天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石仲麒说,“你不是见着我就不高兴吗,我不想在家碍你的事。”

“那信呢,信是怎么回事?”汤明明冲口而出。石仲麒警觉,“什么信?”

汤明明进去取出一个本子,石仲麒的脸一下不争气地红了。这是他的工作笔记,记的都跟工作上的事有关,有时也就是一两句话。但里面夹了一封信,他都不知道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把这封信拿回家来。“你怎么乱翻我的笔记本?”石仲麒反攻为守地说,“我没有乱翻,你让我取包裹,我是找你身份证的时候看到的。”汤明明说。石仲麒家寄来几斤红枣,汤明明去邮局取,是得找他的身份证。

“她是谁？为了你可以把去英国的签证撕了，谁被你迷得这么神魂颠倒的？”石仲麒语塞，半天才交代说。“读研时认识的。”“研究生？”“本科生。”汤明明冷笑一声，“真够年轻的。怎么认识的？”“我给他们辅导过。一个小女生，不懂事……”

“不懂事？人家把心都掏给你了，你还说人家不懂事！”汤明明挖苦说。石仲麒说。“她的信我没回，信不信由你。”“可是你心里想回，你没有回这段情就永远在你心里。”“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她在英国，会结识很多人，然后找一个结婚。这种感情都是短暂的。”“你是想说美好的事物都很短暂吧，你就是觉得这种感情很美好吧。”“我没有这么说。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汤明明看了那封信，她是通情达理的人，当然不能凭这封信就定罪，毕竟爱是权利，接不接受才是关键。冷战会冷战出有个人跟自己抢丈夫，这不是汤明明想看到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恐怕也不是她能控制的局面了。所以她需要石仲麒向她保证，保证弱水三千，渴死也只饮她这一瓢。但石仲麒不明白她的心思，男子汉大丈夫光明磊落，没什么好心虚的。石仲麒一晚上没理汤明明，抱着书看到十一点半才去洗漱。让汤明明知道她有竞争者也不是坏事，石仲麒想。总是冷着个脸，真是受不了这样的虐待。尤其是这房子是汤明明单位的，虽然买了产权，但心理上总有沦为家属的阴影。以往没有这样的阴影，但现在儿子没有了，汤明明又总是给他脸色看，石仲麒就敏感起来。

汤明明虽然动不动就找茬，却还是给自己做饭洗衣服，石仲麒有点心软，下班后推掉应酬，只想早点儿回家陪妻子。儿子不在了，夫妻俩就应该相依为命才对。上了楼掏出钥匙开门，以前听到他的脚步，汤明明就飞快地替他开门，儿子还会跑过来把他的拖鞋提过来，撅着屁股说。“爸爸，换鞋！妈妈，倒茶！”

石仲麒不敢再想往日的幸福，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打开门，小心地看一眼妻子的脸色。汤明明见他回来，眼皮也不抬一下。不对啊，往常她虽然冷淡，但只要他回来，还是会马上去厨房端饭菜，不管他回来多晚，只要他不打电话说在外面吃，都会等着他一块儿吃饭。两人虽然有裂痕，但对石仲麒性骚扰汤明明的事一次又一次地容忍了，石仲麒也就打蛇随棍上地把她的被子枕头搬到大卧室，结束了分居。但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吃饭。”石仲麒看着妻子说，“还真有点儿饿了。”

汤明明听见了，理都不理他。石仲麒不知妻子为什么生气，“没做饭啊，那我去做，你想吃什么？”

今天中午汤明明去逛太平洋百货，准备给石仲麒买件外套。他在外面跑合同，经常有应酬，有两身名牌服装抬一抬，谈判桌上都要有气度一些。没想到汤明明在太平洋百货却看到让她惊讶的一幕。她看见她丈夫石仲麒陪着一个小女人在逛商场，石仲麒平时最怕逛商场，平时拉都把他拉不上街，这会儿居然还有说有笑。汤